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文史資料選輯

第 五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
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 $\frac{1}{8}$ 印张

1980年4月第1版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1098·6 定价：0.58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金树仁主新内幕回忆片断	陈 津 (1)
金树仁登台和哈密事变	
的前因后果	潘祖煊 (22)
国民党在新疆的活动点滴	宫碧澄 (36)
我所知道的陶明樾	宫碧澄 (71)
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新疆建设	
计划委员会”的点滴回忆	潘季鲁 (79)
金树仁向德国送留学生的情况	柴恒森 (85)
金树仁时代散记	刘德贺 (89)
马仲英事变始末	王孟扬整理 (104)
盛世才与马仲英和谈亲历记	吴蔼宸 (156)
我致电包尔汉劝其起义的经过	
.....	艾买提·瓦吉地 (167)
第一次安抚乌斯满的经过	艾买提·瓦吉地 (170)
新疆建立阜民纺织公司的经过	潘祖煊 (175)
载澜被遣戍新疆腐化生活点滴	继 鹿 (180)
回忆有关新疆矿业的两件事	潘祖煊 (185)

金树仁主新内幕回忆片断

陈 泮

(一)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七月七日,新疆外交署长兼新疆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公署军务厅长樊耀南,趁省立俄文法政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在筵席上刺杀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旅长杜发荣、付官长高连斗、付官盲维新,王××亦同时被杀。樊在杨的身上找出三堂内钥匙,率领同谋发难者十余人,直进省府三堂,夺取印信。时政务厅长金树仁,正在厅内批阅公事,闻变,立即招集杨之护卫军,命即包围三堂,隔绝内外。樊入三堂后曾写手条由门缝递入,请金到三堂议事,金未往。继而又由无线电台负责人吕葆如,拟用见金之机行刺,为金之随从崔肇基发觉吕带有手枪,并形态慌张,把吕逐出,吕谋未遂。而杜发荣之子杜国治(步兵营长),初闻法政学生革命,其父已被难,即率部驰往法政学堂后门,欲血洗法政,为父报仇。当迂负伤的阎毓善,经阎解释,始知非学生革命。适金树仁派人找杜,杜即率部驰至省政府,金正调集其他部份士兵,杜当场表示愿听从厅长命令。随后营长王大成,张毓秀亦率部进入省府,听候命令。时军务厅军务科长张培元,奇台卸任县长黎海如,闻变亦来协助。金先令布置把守城门及险要地区,布置就绪,命令开

枪，崔肇基在一旁说四老爷在内（即金之四弟金树智、在三堂密报室工作，旋即由士兵从密报室墙角将金树智吊出）。待金树智出来后，崔即下令开枪，樊率众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人少弹尽，被一一就擒。樊被擒后，在审讯时，初说是嫌疑犯，经对质后不语，继再质讯，才供认不讳，并说各位多积阴德。当晚，樊被处死。

七月八日，金树仁一面侦查杨增新被杀经过详情，一面邀约财政厅长徐益珊，迪化道尹李溶（因建设厅长阎毓善在法校中弹负伤养病，教育厅长刘文龙请假赴关内未回），在省府大堂外之西偏院，即金之寓所议事。正在商议之际，李溶忽出院，对各军政人员及士兵发表意见，谓昨天变起仓猝，幸金厅长出而应变，定乱低顷，厥功甚伟，省政府主席一职，当然要拥护金厅长，至于军事方面，还应推选适当人选，但意在杨飞霞，然后，电请中央任命。李话未完，卸任博乐县长汤有光发言，谓昨天事件，各厅署及省会公安局，紧闭大门，深藏未出，幸金厅长奋不顾身，调集将士，讨平乱事，今大局已定，不必另推举军事人物。营长王大成接着发言，昨天樊耀南率领叛徒，占据三堂，千钧一发，无人过问，幸金厅长平乱迅速，地方未致糜烂，人民未遭涂炭，平乱者是金厅长，我们拥护的当然亦是金厅长。李犹欲发言，近立之人以目示意止之，又有人从后手牵其衣，李随入内。旋院中士兵以及军政人员要求金表示态度，金即出谓：“昨天乱局，间不容缓，我为安定边局，和为杨先主席报仇，是以调请各位，扫平乱事，幸各将士同仇敌忾，一致用命，祸首罪魁，均已置之于法。现乱事虽平，惟今后维持地方，来日方长，希各位本以往之精神，各忠职守。我当用

人以诚，如有不诚，神明鉴察。”言毕，金转身入内，复与徐、李等商定，将杨故主席遗体在法校大殓，然后移往上帝庙停柩，成立治丧处，清理杨的遗产，并电告中央通全国各省及全疆各地文武官员报告事变经过。最后金又说外交重要，外交处不能一时无入，请陈元卿（陈继善）代理外交署长。陈先是谦让，允勉强充代。金又谓请元卿即赴苏联领事馆，慰问苏领夫妇（七月与杨同在法校），告之乱事已平，大局已定，免以讹传讹，有失真相。陈即起身前往苏领馆，徐、李二人亦以金之事务纷繁，起辞。金即请徐、李二人前往法校和上帝庙，照料入殓杨的遗体及移灵之事。徐、李走后，张培元来告说，李溶推荐杨飞霞，听说杨飞霞也在活动。金回答说：太虚（杨飞霞字）想干，应当早来，休理他，当场又授意张培元注意外边各方面的动态。同时，又约刘效藜到署办公。刘秉金的旨意，拟出电稿，金阅后颇为满意，当即通电南京政府和全国各省当局，大意谓新省“七七”事变，主席杨增新被刺，首谋樊耀南服法，乱事已平，边局安定，可保无虑。另外，又电伊犁镇守使牛时，道尹常××，喀什道尹马绍武，驻喀陆军第二旅长鄂英，哈密旅长刘希曾，阿克苏道尹朱瑞墀，焉耆道尹汪步瑞，阿山道尹张鸣远，塔城道尹李绥卿，和田道尹杨春江，又分电焉耆蒙古亲王满布楚克扎布，乌苏蒙古亲王敏珠尔，哈密回王沙木胡硕特，阿山哈萨郡王艾林，哈萨营长巴彦等。要各地提高警惕，注意地方治安。省会警察总局局长张保善，七日事变那天，闭门不出，金即撤职，改由卸任伽师县县长谈凤翼接任。

七月九日，省会议会长饶孜阿吉（维族）来署见金，对于金之平乱迅速，地方安稳，人民未遭惊扰，并已给杨故主

席复仇，深表钦佩，并谓各族各界当一致拥戴金厅长为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金亦面为详述事变之经过，嘱其随时解释群众误会，以免传言失实。

金之平乱电报发出后，立即接到喀什、哈密、阿山、伊犁各重要地区文武官员及蒙哈回各王公先后复电拥护，并由各王公联名拥戴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电请南京政府任命。旋金树仁接到南京政府行政院复电，对于金之应变，维持地方治安，勉慰有加，惟对事变真相，意欲调查。金即以远道时闻失真、势所难免，中央任命短期内恐难实现，夜长梦多为由，商之各厅、署长及张培元、黎海如等，金以中央如明命，搁延日久，恐又引起各族群众误会，疑猜横生，流言有滋，影响治安。因而均主张先行就职，以定人心，而安地方。于是金拟定七月十六日移入省政府，先行办公。届时鸣礼炮百余响。就职后，调刘效藜、段琮到三堂办公。八月二十日，南京政府以金树仁平乱有功，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颁发省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委员名额七人，令金组织省府，呈报核审。金遂召集各厅、署长协商决议，以金树仁、鲁效祖、王之左、徐益珊、阎毓善、刘效藜为省政府委员，金兼主席、鲁兼秘书长，王兼民政厅，徐兼财政厅，阎兼建设厅，刘兼教育厅，送请行政院审核。由于刘效藜系北京政府曹琨的贿选议员，未允所请，乃改派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未几金又调派王之左为伊犁道尹，以李桀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又电请张凤九为新疆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省政府组织即告就绪。

金树仁组成省府后，因军职未经南京任命，复又旧事重

提，再电请南京发表，以安军心。南京国民党行政院复电，主席兼有保安司令，可酌编保安部队，维持治安，其它军职不要再兼。金再电行政院及蒋介石，谓新疆地方辽阔，边线长，近接强邻，观瞻所系，且新编部队及旧有防军，蒙哈步骑各部队，统计约在八个师以上，塔城、阿山两道尹，均以兼付都统衔，节制蒙哈防军，迥异内地各省，情况特殊，若无适当军事职衔，实难维护边局。日久不见复电，金又催促。一直推迟至一九三二年秋季，南京政府发表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兼边防督办。关防由驻京办事处托广禄（新疆锡伯族，金派赴南京工作）由俄道送新。广禄行至塔城，即派专车往迎，十二月二十五日到达迪化郊外，改用彩车，由军乐、军警仪仗迎接，到署鸣礼炮三响，以示隆重。

（二）

金树仁取得了政权，对一切出力人员，论功行赏。张培元升任军事处长，黎海如为军部处处长，冯梁为军法处处长，杜国治为步兵团长，王大成、张毓秀为陆军旅长，金树智（金之四弟）为机关枪大队长，崔肇基为总司令部马弁连连长。所有连长以下的出力人员，均有提升，或奖给薪饷一月。炮兵连长刘丹山，给升营长，辞不接受，要求出任县缺，即任为巴楚县长。旋黎海如、冯梁要求出省任职，金即委黎海如为塔城道尹兼关税专员，冯梁为于田县县长。刘效黎在刘文龙未到之前，代理教育厅长，仍在省府机要办公，委段琬为省政府秘书，并电请行政院、外交部，简派陈继善为新疆外交署署长，人事安排，大致遂定。

到了一九三〇年秋季，张培元因屡次要求金树仁到外地任职，不安于军事处长职务，但金树仁由于军事处长接替乏人，没有同意。但张离迪心切，态度坚决。故迟至一九三〇年秋季，才委张培元为伊犁屯垦使，原伊犁屯垦使牛时，调任焉耆专区，军事处长派金树信接替。

(三)

一九二九年，在中东路事件发生前，曾经电南京政府，备述新疆地处亟边，地方辽阔，边线延长，强邻环伺，隐患四伏，在在堪虑。若不及早筹防，恐一旦有事，路途遥远，地方实无法应付，拟请筹拨飞机若干架，大炮若干门，坦克若干辆，（数字很大记忆不清）藉资布防。日久不得中央答复，再电催询，始接省府驻京办事处长张凤九电称：来电中央早已接到，惟现无此项东西，无从拨付。再以后来电，加以考虑，免招疑忌等语。从此金再未向南京政府请领军械。迨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虽已呈准维持局部和平，但金总觉边局危险，应未雨绸缪。又复详述地方暨国防近情，实有充实军备之必要。到一九三〇年，电请中央核准，军政部填发护照，由英国购到快枪两千杆，子弹四百万粒。南京政府不放心，复向英国驻京大使馆查询，究竟卖给新疆军装共计若干，名称为何？英使据实回答：益瓦衣枪两千杆，装子弹十粒，步骑两用，并子弹四百万发，系欧战用过的旧物，非新造也。枪、弹均由新印山路用牛驮运，从喀什边卡入境，办理交接手续。为此，委潘季鲁（即潘祖焕）为疏勒县长，潘以英文专长，故令其负责。款由喀什专区所属各县，以一九

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的田赋折色项下拨付。

与此同时，金树仁又派员前往德国，购到碾路机拾部，以兵工修筑公路而利交通。一九三一年，迪化至古城的公路业以竣工通车。另有购办矿业各种机器，力谋开辟地利，发展矿业。适此发生中东路事件，蒋介石政府与苏联僵持。新疆则以地处接壤，经请准，保持局部和平。金又以马仲英一再进犯新疆，迭次报告蒋介石政府，未得答复，金认为蒋政府终不可靠，因此，不能不借助于苏联，希望苏联重视新疆民族经济，供给工业、电气、农业、交通各种机器，建设新疆。这是以后拒绝汪精卫扩大会议及“新苏临时通商协定”之由来，也是以后金在南京被囚的根源。

(四)

一九三〇年春季，阎冯倒蒋之役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电派金树仁为第十八路总指挥。金以军事瞬息万变，只是复电接受命令，未组织成立军队。以后甘肃国民军刘郁芬离甘赴陕，哈密付协领阿道德，以甘肃变乱日益扩大，形势紧迫，新疆备受威胁为由，向金建议，未雨绸缪，哈密应驻重兵，防守边境。或派一健将，可用十八路总指挥部之名，进兵肃州，看水行舟，进可东下甘州，退则可坚守哈密门户。金树仁对此建议，只答“详加考虑，再行磋商”。

未几，金树仁致电喀什陆军步兵第二师师长鄂英（甘肃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云：“兹有要事面商，希见电之日，将师部负责人事妥为安置，速即起身，轻骑减从，兼程来省”。鄂接金电，如命办理。鄂身体素健，人甚和蔼，且

素豪饮，一旦辞行，饮酒过多，起程之日，所有喀什汉回两城文武官员，齐至城外官亭送行，均各殷勤祝酒，鄂一一陪饮，当时即感不舒，兼之长途未曾停留，抵省之日，病势已重。与金只见一面，金令住在步兵第九团团部，并令崔肇基延医诊治，荷医治未效，只二十余日，即行逝世。金令厚葬之。其喀什陆军步兵第二师师长一职，金派其四弟金树信接替。为此，阿道德之见，遂作罢。但阿道德坚持己见，并毛遂自荐，愿亲自出马，进兵肃州。金就阿之原禀批云：“羽毛未丰，不能高飞。”

当时，河西走廊在青海驻军范围以内，防地与新疆接近，金曾电马步芳洽商要青新加强联系，并说：“我用人不分畛域”。马步芳回电云：“我也用人不分畛域”。金知事难协商，即暂停联络。未几，马步芳电金树仁拟向英国购买军械，请代为协助办理，金复电谓新省政府前由英国购械，是呈请南京政府核准。如军政府持有护照，新省然后代为办理。此电去后，未见回复，从此新、青联系遂绝。

(五)

一九三一年冬季，甘肃岷县驻军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以同乡关系，派代表赵毓仁持函赴新见金联系。赵抵省后住崔肇基之宅，金不但命崔招待，还留赵居住数月。一九三二年春初赵始辞返甘，金厚给川资，并送大马四匹，盖瓦衣快枪四支，以及土特产等物。行前，金与赵询商，新疆缺人，请鲁代为招募甘肃青年两千人送新，借资补充军队。赵言决能办到，但河西难以通过，可通过藏区。又商谈款项问

题，金谓将来由天津拨付。赵以汇兑不便，决定亲身携带金子，金即应允，令崔肇基妥为照料。赵与殷实商旅结伴，跟随骆驼起程，在途中走失大马二匹。赵归后鲁大昌曾给金一电，金以路途遥远，东道不靖，不便催询，就此暂搁。鲁大昌旧部李和义（临夏人），在成都与川军邓锡侯部黄隐作战失败，被俘逃归。鲁以李有野心，不听指挥，难以驾驱，决计不再重用。适赵毓仁由新到来，李、赵接谈下，知有赴新之机会，李打定主意，藉此机会，再谋出路。先在赵面前表示愿偕同赴新，怂恿赵毓仁向鲁说项，继则自告奋勇，取道藏区，向新疆进发。鲁允拨一千数百人，发给炸弹若干，坏枪数十支，李和义为旅长，赵毓仁为付旅长，率众进入藏区，经临潭地区，因有藏族阻梗，不敢冒险前进，复又折回临潭。赵、李两人由于支配款项问题而发生龃龉。鲁闻李返，也产生疑虑，商之亲信，即派步兵一团前往解决，李等无力抵抗，部众大半失散，李只率少数人窜到临潭县治蓬花山一带，后为岷县专员胡冕诱杀。这段插曲直至金下台尚不知其经过。

（六）

到了一九三三年三月间，金树仁以新省的军事扩大，为加强运输计，拟向苏联购买汽车一百辆，惟价款无着，派员先与苏联领事孜拉肯接洽，孜允先交订金一部份，价款可以从容商谈。但此订金仍无着落，金树仁遂邀约各厅署长到府，亲自动员，给政府酌借黄金，以作购买汽车之订金，并说明库存尚有白银拾万余两，可以抵款，请大家放心。众虽

疑将来恐成画并，但碍于情面，亦考虑到如乱局再加扩大，终难保存，遂皆表赞同。进而金又请各厅署长，个别动员官商，量力借助，并嘱请陈继善带头交金，陈慨然应允。于是，陆续收到陈继善交来黄金五百两、朱瑞墀一百两、李溶二十两、张鸣远八十两、李 槩、刘文龙及其它官商都有（细数记忆不清），共凑集黄金一千二百七十四两六钱五分五厘，金树仁用自己的名义开给临时收条，众推陈继善要财政厅库手续，金允照办，饬由厅库开付收条。此款派常应福解送塔城，并令行政长鲁效祖交苇塘子苏联银行。鲁正在接洽交收期间，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即电鲁缓交，金至塔城，与鲁商议决定通电下野，提取这笔金子作旅费，声明此金用迪化的私产作抵。鲁电省府请示，省维持会决议准其提用。金至南京被控时，艾沙控告案内，侵占公款黄金是重要的一部分。陈继善之长子陈文祥，在居住兰州时亦准备控金索讨黄金。而我奉电出庭证明金案，亦以黄金是案内之重要部份。当时即向新疆省政府暨督办公署电询，对金树仁在塔城提作旅费之黄金究何处理。旋接盛世才、李溶联名电文称：“来电阅悉，查金前主席退走塔城，已将存交苏方购买汽车订金一千二百七十余两，完全提作路费，前项黄金，均系挪借官商。自金前主席宣告下野之后，各债主纷纷向政府索偿，业经提交省务会议决议……分三期归还，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为第一期，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为第二期，同年五月一日为第三期，记录在卷。兹据前情，合将议案照录代电达知”。据我所知，金树仁在迪化有不动产三处（公馆一处，金树信房院一处，南门外有花园地基空院一处），此外就是衣物书画等。当时，金

树仁的房院，先有逆产委员会管理，继则将公馆西院作小学校址，花园地基盛给督署秘书长胡廷伟经营住宅；至于书籍字画等件，起初盛世才说交付图书馆，以后不知落于何人之手，衣物及箱存金银实物，数字不详，亦未知落于何人之手。这些款项，以后都不了了之。

（七）

金树仁因在哈密实行“改土归流”，措置失当，引起哈密农民暴动，继而马仲英率部入新，连年战火不断。一九三三年年初，马仲英部包围迪化，形势十分危急。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黎明，马仲英部袭击省城西大桥，占据红山咀，驻该处一步兵连（五十八人）全部被解决。继而马仲英又裹胁西关维、回族等千余人，从三面进攻。当时城防由白受之任指挥，军队仅七百人，又武装归化军三百人。二十日，红山咀、蜘蛛、妖魔山一度被马占领，旋即夺回，以后无线电台又告克复。马部又裹胁米泉回民，在西大桥藏匿在民房、纺纱厂、公园等处，向外射击，省军也奋勇直前，颇有伤亡，后因西大桥火起，马部遂退向南山。西大桥一役，伤亡颇重。

四月一日，马部从仓房沟向省城进军，并有枪七百余支，大炮两门，机关枪三架，日夜枪声不绝。四日午后，马部在妖魔山架炮向省城轰击，省城内用七生的五大炮还击。六日，因盛世才有纵乱嫌疑，金将东路剿匪总指挥委派第三路指挥杨正中接替。当时军事处长问金曰：“现东北义勇军业已陆续到省，应否发枪保卫地方”。金曰：“东北西北都

是国家领土，值此西北多难，忽来如许军队，当然要用”。军事处长即应之曰：“既然如此，盛与东北军有同乡关系，不能令其闲散”。于是金又传盛面为训谕，盛亦当面誓言决无二心，绝对服从命令，忠于职守。遂令盛世才仍复原职。九日，盛世才带队出发，东北军一部份发给枪支，分驻水磨沟、古牧地、三道坝等处。马部亦暂时撤走。

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时，祸起萧墙，归化军三百余人哗变，进攻省政府。时督署卫队营，督办兼带之骑兵第一师，大部份抽调在外，留营人数不多，故无法抵御。金树仁来不及携带印信，仓皇脱逃，军事处长金树信、团长崔肇基被俘，省府督署重要职员纷纷越墙逃走。卫队营少数留守官兵，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省府即被占领。

当晚，归化军团长巴平古特，在旅部召集各厅、处、团长的紧急会议，巴在会上声述：“此次发生政变，实属迫不得已。金督办实无治新能力。眼见春耕失时，人民皆将饿死，我军为救护人民计，不得不取此手段。至金督办平日待我们亦甚优厚，我们毫无加害之意，只请将政权交出而已”。众表赞同，当晚成立临时委员会，军事方面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公推教育厅长刘文龙为临时主席，东北军旅长郑润成为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提出三项信条：（一）保全全省各民族生命财产；（二）保全金树仁全家生命财产；（三）保护苏联领馆。经全体委员签字赞成。时金树仁在公安分局，刘嘱迪化县长，公安局长持公决信条，交金阅看，请其放心，决无生命危险。金阅后未曾接见来人，旋即离开公安局，急调杨正中，率部进攻，联合城防孟、梁两团长反攻。金在西城上亲自督战一昼夜，西北城均已到手。

归化军不支准备退却，后经东北军派队参加作战，复又转败为胜。当时商会出面举旗求和，金遂退驻城外红山咀。

此次发难者，只有五人。陶明樾、格米里肯征得东北军同情，怂恿归化军进城首先发难，人数共有四百人，一半在城内，尚有二百人在城外待命。杨正中指挥与孟、梁两团长联合进攻，军队尚有一千余人，器械齐全。双方交战死伤三百五十余人。此时盛世才率部已到城北一炮成功驻扎，陈中（时督署参谋）前往接洽，盛允赞助完成政治革命，即向红山咀开炮轰击。金知大势已去，遂由杨正中指挥护送向西撤退。金本拟前往伊犁，因张培元态度不明而作罢。行至绥来（玛纳斯），途迂由塔城来省之东北军，金与陈品修、李作祥两指挥计议，发给东北军枪五百支，子弹四万发，并机关枪和大炮，商其与归化军迎战。但东北军领到枪弹后，又复表示和平。金见事不谐，遂乘汽车由杨正中指挥护送到塔城。陈、李两指挥缴械随同东北军进省。金在塔城于二十四日通电下野。国民党中央于五月五日准其金树仁辞职，所有随行中队，全数飭回伊犁，归张培元节制调遣。金遂携眷取道西伯利亚归返天津。

（八）

四·一二政变后，金树仁下台，由苏联绕道归返天津，本欲在津暂住休养，而蒋介石以谘询边情，连电催促南下，金不疑有它，于一九三三年十月间至南昌见蒋。金在见蒋时声明，即赴南京到各院述职报告一切。蒋表示赞同，面嘱抵京后可住励志社，并派员在途照料，护送赴京。时新疆艾沙